



四季

小时候,新年日历刚挂上墙,我就会赶紧去翻页,因为想知道哪天进入“芒种”,想来个“未卜先知”,估测一下盛夏的雨水是多或少。之所以会这样做,是由于村里老人们时常念叨着一句闽南俗语:“四月芒种雨,五月无焦涂,六月火烧埔。”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在农历四月进入芒种节气,这天又刚好下雨,那么五月会持续降雨,到处水淋淋的,若是到了六月才迎来芒种,天气则可极其干燥炎热,大地会变得一片干涸。

家里大人们也经常根据芒种当天的气象来预测之后的天气。比如闽南俗语所说“芒种落雨火烧涂,芒种好天水流埔”,就是指芒种那天若是雨水连绵,接下来太阳会经常高挂在天空。而如果芒种这天太阳当空,那么之后阴雨天气会时常来造访。

这两种预测天气的方法到底哪种比较准确?我其实并不清楚,只记得过

去的芒种节气经常大雨滂沱,被雨水冲刷过的红砖古厝,色泽会变得格外鲜艳。儿时的我很喜欢坐在古厝的正厅里“观雨”,有时看屋檐上的滴水兽嘴里的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有时瞧雨水沿着屋脊的筒瓦呈珠帘状落下。最有趣的是,被堵住涵孔的天井时,而会蓄满雨水,这些水可以用来洗衣、拖地,还能让我往里面放一些小纸船来玩。

在种田人眼中,不管芒种当天是雨或晴,都算得上好天气。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芒种也是闽南沿海玉米成熟的时节,玉米穗要完全晒干才能脱粒,如果在雨天囤放,玉米穗容易发霉和生虫。我家大人们就总是盼着芒种时节能迎来一些晴天,这样院子里就能洒满玉米穗或玉米粒,芒种节气与端午节常年相近,每年“五月节”,我都是握着螺丝刀,忙着撬玉米粒,用劳动的方式来过节。

芒种来了

□杨清丽

在泉州地区,还流传着“小满花,芒种荚,夏至挫豆荚”这句俗语。其中的“豆”指的是黄豆,它在芒种时结荚鼓粒,需要的水分较多。种豆的农户这时既怕天旱无雨,也担心大雨后田里出现积水,造成大豆秧烂根。若是芒种时节里遇到大雨,母亲在雨后一定要打起锄头,到地里检查,既要把田沟挖得深一些,也得把排水口疏通一下。

记得我的祖母过去经常会一边望着大雨,一边念叨:“芒种夏至,草仔搬戏。”我曾奇怪地问她:“小草还会演戏给我们看吗?”祖母笑着说:“天热雨水多,草木长得很快,特别是小草,每天都见长,就像演戏一样迅速变化。”如今想来,感觉祖母说得没错,毕竟这时的空心菜长得特别快,才拿镰刀割下一茬,一星期后又收获一茬。

对嘴馋的孩子们来讲,最高兴的就是构树的果实芒种时节开始成熟了,

而构树叶可以喂猪,也能拿来喂兔子。构树的果实成熟时为鲜艳的橙红色,外形类似杨梅,我们便给它取名为“假杨梅”。不同的是杨梅果肉多,有硬核,构树的果子没有多少果肉,并且还有一个硬核,一咬下去,除了尝到一点清甜的汁液外,就剩下一嘴的酸涩味。母亲笑说我们吃构树果子的方式是“吃紧弄破碗”,在她看来,吃这种果子需要讲究方法,可以将它们用盐水泡洗干净,再拿一块手绢包住,最后放进嘴里轻轻地吮吸,就能尝到甜甜的果汁。后来我们根据母亲的方式尝试了一下,发现构树的果子果然变得可口许多。

一年一度的芒种已经款款走来,此时的玉米正在收获,黄豆秧需要加强管理,西瓜田也得抓紧浇水了,花生地则要除草施肥……“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个熟悉的时节,依旧还是那么的忙碌,那么的充实。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不在别处,就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奋斗里。



芒种 饯送花神

芒种节气中,百花逐渐凋谢,古时民间多在芒种这一天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

《红楼梦》里,芒种饯花神的场景风雅别致:“那些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旌旄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

芒种时节还有吃青梅的习俗,譬如《三国演义》里就有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经典故事。

走进古诗词

赏芒种美景

●出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约客》

赏景:芒种来了,梅雨季节也来了,家家户户被笼罩在雨中,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传来阵阵蛙鸣。

●出处: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麦歌长。——陆游《时雨》

赏景:芒种时节,雨水充足,人们忙着栽插水稻,每家每户都吃着麦粒和豆煮的饭,处处都飘荡着采菱女采菱的歌声。

●出处: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鸂鸟往来声。——元稹《咏廿四气诗·芒种五月节》

赏景:芒种暑热,螳螂初生,鸟鸣莺啼,到处能感受到燥热的夏风。

●出处:节序届芒种,何人得幽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樊阜《田间杂咏六首·其六》

赏景:又到了芒种时节,池塘边的青蛙欢快地叫着,在台阶的缝隙中,雨后的小草正在疯狂地生长。

芒种的到来意味着仲夏时节的开启。此时夜里的田野与往常并没有不同,鸣蝉悄然进入梦乡,蛙声犹如千军万马一般鼓角争鸣。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却习惯在入夜后举着手电筒,扛起锄头在田埂边的沟渠上“破水”。当沟渠一“破”,白花花的山涧水就会顺着沟渠的豁口潺潺流淌,好似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银色被赶进秧田里。

闽南地区的水稻是当家作物,一年能种两季,进入农历四月,直至芒种时节,插秧就是继春耕播种之后最紧要的农事。插秧之前要先育种培苗和引水灌田,在我们村里,家里成年男子通常都是插秧的主力军,但是早些年我家是个例外,因为父亲当时在村里的小学教作业班,几乎顾不上自家地里的农活,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在这些农忙时节,父亲只能趁着月色下地,争分夺秒地耕地劳作。

前些年的一个芒种时节,接连几日的雨水,将一片水田浸泡得又软又松,

就像拿一床舒适的棉被把秧苗从浅黄捂成了碧绿。“带个板凳,跟我下田拔秧去。”这天清晨,被母亲喊醒的我,睡眼惺忪地在胳膊下夹起一个小板凳,手拿一捆稻草,便急匆匆地跟着她出门了。

虽然天刚亮,但不少乡亲早已在田野里奔忙着,男子挑秧、抛秧,女子拔秧、插秧,孩童们则在田埂上掷泥巴。顾不上和其他人打招呼,母亲便利索地挽起裤腿踏入水田中,弯下腰将秧苗从湿润滑溜的泥土里拽出来,用双手的虎口紧紧地攥住秧把子,把秧苗根部的泥巴用力甩开。我跟在母亲的身后,不停地把手里的稻草递过去,再将一把把捆好的秧苗堆到水田两边。此时母亲的身后好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甩出来的泥浆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弧状的抛物线,有一些落回田里,有一些撒在她的头发上,有一些溅在我的脸上,我用手一擦,就把自己擦成了大花脸。

忙到午后,母亲就不再让我下田。

她在我腿上被虫咬、蚂蟥咬过的伤口处涂一点青草膏,便叮嘱我坐在田埂上休息。直到地里的喧闹渐渐被夕阳吞没,她才在我的催促下收拾回家。

吃晚饭时,母亲同父亲商量是否要延迟插秧的时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父亲反对说:“春争日,夏争时。插秧是半刻不能耽搁,秧苗若是晒焉,来收成就不好了。”

夜里没有一丝风,月色也不甚明朗,熙熙攘攘的田埂上,此刻只有三三两两晚归的人。赶去田里的路上,父亲遇到了他的学生虎仔,虎仔成绩不好,还爱逃学,平时没少挨父亲的训斥,一看见父亲,他转身就要跑,父亲赶紧喊住他。虎仔停下脚步,用手挠了挠脑袋,几只萤火虫便从他手里飞了出来,父亲用手扣住,轻轻地把它放进虎仔手中的玻璃瓶里。虎仔嘿嘿笑了两声说:“我以为老师要逮我回去上课。”父亲也笑了起来,随即交代他说,天色已晚,赶快回家去写作业。

水田已翻耕,白水泱泱。父亲站在岸上抛秧,秧团被高高地抛起,一个接一个地落在水田中央,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水田里,母亲解开秧团,分出三两根秧苗,用手指的力量将它们送进油汪汪的泥浆里,她插两排退两步,眼睛比尺子还要精准,一行行秧苗在她眼前笔直地挺立起身子。

没过多久,村里的炳叔、阿旺伯带着十几个乡亲来帮忙了。“老叶,讲台上争先,田地里可不能落后啊。”炳叔一边大声地挪揄父亲,一边踏进了我家的水田里。阿旺伯是虎仔的父亲,他接过秧苗抛进我家水田中央,向田埂边惊呆的父亲喊道:“叶老师,再不抓紧插秧,西北雨就要来了,秧苗可要烂在地里啦。”

我转头瞧见母亲从田里直起身子,看着身后广阔的一片水田和说干就干的乡亲们,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知道是泪光还是星光。多年过去,那些跟着父母在仲夏夜里插秧的日子,依旧历历在目。



(CFP图)



追花人

□吴莉莉

不久前在汪曾祺所著的《人间草木》中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养蜂人的故事,我读过之后心生感慨,也想起了自己见过的那些养蜂人。

每当初夏的暖风轻轻拂过,院子外的大片龙眼树就会变成一片金黄色的花海,这也是养蜂人到来的信号,他们如同追寻香味的旅人,总会如期而至。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凌晨,突然听到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在静谧中响起,我从床头的窗户探出头,只见人影绰绰,跑去问阿嬷才知道,是养蜂人来了。

次日上午,家里院子的一角已然成了养蜂人的临时家园。四方方方的蜂箱、大大小小的蜂桶,还有那些装满甜蜜蜜的瓶子,都在诉说着他们的辛勤与收获。其中有一位高瘦的老养蜂人被我唤作“漳州伯”,他总是带着儿子一起来“安营扎寨”。我每次见他

来,就会开心地出来打招呼:“漳州伯,你们来啦。”

养蜂人与我的家人都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我对蜜蜂既怕又爱,但仍然喜欢向漳州伯提各种有关蜜蜂的问题,他也会耐心地帮我解答。有一次,我发现漳州伯的儿子不慎被蜜蜂蜇伤,很是担心,但他却冷静地说:“没事的,蜜蜂不会无缘无故地蜇人。”那份从容与淡定,让我对养蜂人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敬佩。

养蜂人做饭的地方虽然简陋,但看起来很整洁。他们煮的白米饭总是黏糊糊的,一盘清炒白菜因为撒上了葱花显得格外诱人,简易的餐桌上有时还摆着几瓶罐头。我有时端着饭碗,站在门口,看着养蜂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感觉自在又惬意。漳州伯见到我,还会招呼说:“来,坐着跟我们

一起吃点菜。”

养蜂人睡觉的地方是在五脚架里,通常是用竹椅子搭成的床铺,上面堆满了被子,上方还罩着一个宽大的蚊帐。我想,这么做也许是为了抵御蜜蜂的蜇咬吧。

我经常去观察装满蜂蜜的各种瓶瓶罐罐,然后问漳州伯:“现在收的是什么蜜?”他的回答每次都是:“当然是龙眼蜜啊。”那淡黄色的龙眼蜜,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漳州伯通常会吧新收的蜜装进一个玻璃瓶送给阿嬷,说让家里的孩子们尝尝鲜。我想,这或许是养蜂人对我们家表达感谢的特别方式,而这些蜂蜜也成了孩子们童年里的甜蜜记忆。

家里年纪小的孩子总会迫不及待地用手去蘸蜂蜜,然后舔着指尖尝甜味。但是我更喜欢等着

父亲打来清凉的井水,用它来冲泡蜂蜜制成“冰镇蜂蜜水”。这一碗清凉的蜂蜜水,散发着龙眼花蜜的香气,喝上一口,就会感觉夏日变得分外的甜蜜。

整个初夏,我都在龙眼花蜜的香味和蜜蜂的“嗡嗡”声中度过,那也是我与养蜂人共度的一段美好时光。但是半个月后,这些养蜂人便收拾行囊,准备继续他们的下一段旅程。听漳州伯说他们的下一站是去往江西一带采槐花蜜。我虽然感到不舍,但心里明白这就是他们生活的轨迹,是他们追寻花香的旅程。

养蜂人的勤劳与坚韧,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不易,那些与他们相处的日子,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当回想起这些温馨的片段,我就会对下一次与他们相遇充满了期待。



石花冻

□邱建岩

在闽南地区,季节更迭到了仲夏,热浪就开始逼人了,还好家里常备着解暑降火的凉品——石花冻。

制作石花冻的原料来自闽南周边的海域,它是一种海洋红藻,附着在中低潮带的礁石上,喜欢生长在清澈的急流处,且受淡水的影响较小。这种海藻的株体泛红,分枝呈羽状,形似鸡毛,一年当中仅春夏两季能够收割。勤劳的讨海人将这些海藻挖回来后,会用水进行冲洗,既要清理附着在表面的泥土和细沙,也要剔除混在其中的碎石和壳类,还得将这些海藻摊开放在太阳下暴晒。晒干的海藻最后需要装进塑料袋中封存,才能避免受潮变质。

过去家里一到夏天就会熬煮石花冻来消暑。奇怪的是,小时候的我对它并无好感,也许是它天生散发着

一股腥气,可能是大人煮石花冻时加的白砂糖不够多,当然还因为我的胃更青睐于各式饮料的味道。所以我经常是拗不过大人的命令,才会快速地吃几口石花冻,随后便赶紧扔下盘子逃之夭夭。

直到而立之年,我才终于对石花冻刮目相待,甚至变得钟爱有加。每次回老家,还未落座,就会催着母亲拿出石花冻,让我先吃一些来降降火。刚做好的石花冻,表面洁白,内里透黄,有着似如玉一般的质地,仅是用眼一瞧就能勾出肚子里的馋虫。浇几匙蜂蜜搭配搅拌后,舀一勺送入口中,马上就能感受到犹如果冻般的石花冻轻触舌尖,滋味清甜,质地滑溜,还来不及仔细咀嚼,就已经一骨碌地直落腹中。等一碗石花冻下肚,全身的火气也会随之消失大半。

平时回家才能吃到母亲做的石花冻,我觉得不过瘾,有一段时间便经常缠着她教我做石花冻的方法。听母亲说,制作石花冻的流程可以概括为“五字诀”,即“一泡、二洗、三熬、四滤、五晾”。其中一泡是把干石花放进水中浸泡至少一个小时,让它充分吸水,这样能让它释放出更多的胶质。二洗是指反复清洗几遍泡好的石花,一边洗还要一边挑出杂质,只有石花洗得越干净,煮出来的汤色才会越透明。三熬是把洗好的石花放进高压锅中,除了加水还要添一两滴白醋来除腥。四滤是用纱布过滤煮好的石花汤,再将滤除杂质的汤水放凉,直至结冻。最后的五晾是把结冻的石花放进冰箱中保存,使之凝固,也避免变质。

不久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在老城区散步时途经一间开在老榕树下

的小店。坐在店口的一位头裹着花头巾的阿嬷对我热情相邀:“进来坐会儿,吃碗石花冻降降火。”我抿嘴笑着摇头婉拒,阿嬷笑容不褪,依然真诚地大声招呼:“囡仔孙,我请你,地道的石花冻,是天然绿色的饮料。”实在盛情难却,我最后还是走进小店中,尝了一碗阿嬷做的石花冻,的确是熟悉的老味道。

吃到久违的石花冻,似乎也打开了我的另一扇心门。我回家后再次按照母亲的方法试着做了一次石花冻,还特地上网搜索资料以找人询问有关石花冻的信息,仔细了解了一下与它有关的风物人情。我想这既是补课也是温故,而且了解越深,感情就越投入,毕竟这一碗石花冻,早已不是一般的消暑食物,于我而言,它还是一道承载了乡愁的家乡味道。

回首

葡萄架下的翠色流年

□王缘

每逢夏季,那形似玛瑙、味如琼浆的葡萄,就给我送来了甘甜的味蕾享受,也送来一串串绿藤连缀起的翠色流年记忆。

对幼年的我来说,葡萄不是市场售卖的水果,而是小区里的一道风景。邻居家用红砖围起来的小院里种了几株葡萄树,它们的藤蔓一到夏季就沿着木架攀爬,天然搭出一个翠色凉棚,在阴凉处辟出一桌一床,就是一个休闲纳凉的好地方。我们两家走得很近,常常来往串门,特别是到了夏天,我三天两头就往邻居家跑。我特别喜欢坐在微风轻拂的葡萄架下,仰头望着满目的葱茏,有时仔细端详一下,就能发现早有青色的葡萄粒点缀其间,小巧玲珑又晶莹剔透,仿佛千万颗碧玉珠挂满“翠帐”。

那些“碧玉珠”生得圆滚莹润,比母亲身边的那两颗玉坠还要漂亮。我每次都等不及它们成熟,就起了觊觎的心思。邻居家当时还没有小孩子,两位老人家便把我当成孙女一样疼爱,邻居家阿嬷看出我的想法,当即摘下一串未熟的青葡萄让我捏在手心里玩。在手中把玩哪里过瘾?抵不住诱惑的我,偷偷地拽下一粒葡萄塞进口中,咬破脆韧的外皮,酸涩的汁水瞬间炸开,酸得我眉眼立刻皱成一团。

到了仲夏时节,那一架葡萄也挨不住烈日的炙烤,不停地讨水喝。每次刚刚倒下一瓢水,转瞬就被吸干。于是,便轮到大量容量的铁皮桶上阵了,一桶桶的清水灌入土中,一下就能让葡萄树喝得畅快。饮够了水的葡萄树,开始催着“碧玉珠”快速膨胀起来,用甘甜多汁的果实来回报辛劳的人们。再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我在葡萄架下就坐不住了,跑前跑后,东张西望,只为寻找其中饱满鼓胀的“碧玉珠”。

那时邻居家阿公会经常将我驮到脖子上,让我指挥他前后左右地移动,挑选心仪的葡萄。邻居家阿嬷则把我精选出的“佼佼者”用凉水洗净,盛在盘子里,唤着我的乳名,招呼我去吃。坐在荫凉的葡萄架下,我一口接一口地吃着甜滋滋的葡萄,凉风吹来,满目翠绿,只觉得日子也被葡萄的汁水浸满了,跟蜜一样甜美,似水一般清凉。

满架葡萄都成熟的时候,邻居阿嬷还会给我家送来一大筐。那时候没有冰箱,葡萄几天吃不完就会坏掉,母亲就把剩下的葡萄酿成香醇的葡萄酒,酒酿好后,母亲还要特地装一大瓶回赠给邻居。一来一往,葡萄发酵成了美酒,而两人的情谊也升华成了亲友。

星河流转,年华消逝,红砖小院和那满架的葡萄已经消失不见了。但一到夏天,尤其是葡萄上市时,那些流淌在葡萄架下的翠色流年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脑海里重演。在我心中,葡萄的味道早已不只是甘甜这一味,当中还混杂着童年的趣味和邻里间浓浓的人情味。